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604012

清代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考述

孟 伟<sup>1</sup>, 廖剑南<sup>2</sup>, 廖声丰<sup>3</sup>

- ( 1.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2. 南洋理工大学 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新加坡 639815;  
3. 北京晋商博物馆, 北京 100000 )

**摘要:**襄阳双沟镇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镇,其 2014 年新出土的《乾隆山西会馆碑记》为我们探究清代山西商人的行踪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历史资料,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清代山西商人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清代;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

**中图分类号:**K8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6)04-0054-04

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许多历史文化名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历史遗存愈来愈少。乡镇中的明清时期山西会馆也由于种种原因,多成为了昨日黄花,淡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中,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巍峨、恢宏的古建筑悉数不存,甚至其遗址都难以考究。进而,明清时期相应地区“行商天下”的山西商人的身影,也难以寻觅。非常有幸,2014 年夏天,襄阳双沟镇在开发建设的时候,竟然有一通乾隆四十年的山西会馆碑铭得以出土,为我们探究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行踪提供了具有“典型性”的历史资料。

一、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乾隆四十年碑记

《双沟镇山西会馆乾隆四十年碑记》原立于襄州区双沟镇山西会馆旧址(后为双沟粮管所),在解放后业已消失,2014 年住宅区开发时出土,首身一体,石灰岩质,碑高 175cm,宽 90cm,厚 20cm,碑铭出土时有损,但碑文字迹则相对清晰。该碑现保存在双沟镇镇政府院内。因为碑铭出土时略有残损,因此,残损部分用“□”表示,原碑文字在刻时无标点,笔者整理时添加。

**额题:**重修山陕关圣帝宫右大殿、献殿、两庑、

东院碑  
汾州府介休县新隆号杨法号、杨在济 施银壹拾壹两叁钱捌分  
潞安府长子县双盛号赵广基、赵安基、子发兴 施银壹拾两伍钱柒分  
平阳府翼城县府广荣、广远、广德(号) 施银壹拾两零捌分  
同州府韩城县党都生、男进聪 施银壹拾两;山西恒泰馆 施银壹拾两  
潞安府长治、长子县允泰号王允中、孙□寿、王楨□,男安义 施银壹拾两  
平阳府曲沃县王正义、王正华、王正荣,永和县王星臣 施银两玖两  
潞安府长治县张祺,男□贤、冠贤 施银捌两叁钱  
汾州府介休、平遥县大成号 施银捌两  
汾州府三元馆 施银两捌两;平阳府曲沃县赵君升 施银柒两捌钱  
陕西华州叶、冯,通顺号 施银柒两;平阳府曲沃县杨浚 施银陆两  
平阳府梁宗高 施银陆两;潞安府长治县义新记、兴新记王允中 施银钱伍两貳钱  
潞安府长治县许正□ 施银伍两;潞安府长治县魁元号李恺 施银肆两伍钱捌分

潞安府长治县申德禄、申德太 施银肆两伍钱柒分

平阳府曲沃县李宏印、子国贵 施银肆两伍钱

潞安府长治县王世信 施银肆两貳钱;平阳府曲沃县吴宗口 施银肆两壹钱

平阳府曲沃县复兴号 施银肆两钱;汾州府介休县岳永吉 施银肆两钱

平阳府安邑县刘进德 施银肆两钱;平阳府曲沃县赵君耀 施银叁两捌钱

平阳府曲沃县赵良 施银叁两捌钱;潞安府长治县惠德号李继白 施银叁两肆钱

潞安府长治县王秉德 施银叁两 平阳府曲沃县元盛馆 施银叁两肆钱肆分

潞安府长治县兆兴信字 施银叁两肆钱;平阳府曲沃县阎玠 施银叁两叁钱捌分

同州府韩城县师文鼎 施银叁两壹钱;西安府三原县庞国栋 施银叁两

沁水县张王□、太谷县程福通 施银叁两;平阳府曲沃县李宏正 施银叁两

陕西华州府潘天成 施银貳两伍钱;平阳府曲沃县张康 施银貳两伍钱 汾州府汾阳县合盛号、合义恒记 施银貳两伍钱

潞安府长治县守成祥 施银貳两貳钱伍分;汾州府介休县 施银貳两伍钱

平阳府曲沃县 施银貳两伍钱;潞安府长治县 施银貳两貳钱伍分

绛州万兴明 施银貳两;潞安府□□□ 施银貳两

潞安府□□□ 施银貳两;平阳府曲沃县□□□ 施银貳两

潞安府长治县贾昭光 施银貳两;汾州府介休县□□□ 施银貳两

汾州府介休县庆兴号张大丰 施银壹两捌钱;潞安府长治县王天林 施银壹两伍钱陆分

长治县董良相 施银壹两伍钱;介休县王宪鹤 施银壹两伍钱

平阳府襄陵县高鹏飞 施银两壹两伍钱;长治县崔三元 施银壹两伍钱

曲沃县巨瓚先 施银壹两伍钱;长治县恩泰号王安、子朝、新 施银壹两叁钱

平阳府翼城县马之元 施银壹两叁钱;长治县李文英 施银壹两貳钱伍分

绛州王秉敷 施银壹两壹钱;长治县卢玉行,

侄明江 施银壹两壹钱

平阳府王匡玉 施银壹两;山西张隆兴 施银壹两;曲沃县义和帽店 施银壹两

绛县恒盛细铺 施银壹两;曲沃县柴自成 施银壹两;长治县李□白 施银壹两

长治县李□□ 施银壹两;长子县黄□明 施银壹两;长治县田□□ 施银壹两

长治秦□□,子永聚 施银壹两;长治县□□号王天兆 施银壹两

长治县成悦号 施银壹两;长治县夏继□ 施银壹两 长治县和绅铺 施银壹两

介休县王子伟 施银壹两;山西天元裕记 施银玖钱貳分;山西公顺良记 施银玖钱 山西公议同记 施银捌钱伍分;长治县张□ 施银捌钱;三原县王永魁 施银捌钱

长子县王典 施银柒钱伍分;高平县李国全 施银柒钱伍分

长治县悦大有 施银柒钱伍分;长治县王增禄 施银柒钱伍分

长治县董良珍 施银柒钱伍分;长治县王昆义 施银陆钱

长治县王兴堂 施银伍钱;长治县杨复元 施银伍钱;长治县王钊 施银伍钱

长治县王时中 施银伍钱;长治县郭升 施银伍钱;长治县王泰隆 施银伍钱

长治县东天顺 施银伍钱;长治县西天顺 施银伍钱;长治县□世泰 施银伍钱

曲沃县李烈宏 施银伍钱;曲沃县宋奎 施银伍钱;曲沃县中兴号 施银伍钱

长治县兆兴德字 施银伍钱;曲沃县元太合记 施银伍钱;曲沃县卫成玉 施银伍钱 山西李贵 施银伍钱;平阳府陶永忠 施银伍钱;蒲州府刘天林 施银伍钱

太平县吉广顺 施银伍钱;山西天裕号 施银肆钱;山西日升号 施银肆钱

太平县晋大号 施银肆钱;襄垣县义合和 施银叁钱;长治县贾荣贵 施银叁钱

长治县王克长 施银叁钱;韩城县□应魁 施银叁钱;曲沃县□□德 施银叁钱

山西魁盛号 施银貳钱;长治县□□顺 施银貳钱;曲沃县大庆号 施银貳钱

稷山县谷君荣 施银貳钱

总理首人

张 祺 益盛号 阎克礼 王复贤 大兴号

王卫 张玉麟

督工首人

东德盛 符广元 聚盛号 兴顺号 □□寿

□□山 □□□ 张□□ 万盛□

益盛号 张玉麟 浩生堂 大兴号隆记 王

宪昭 兴盛号 义来号 魁元号

双盛号 晋士林 广盛积记 西德盛 同盛

号 宋承厚 杜顺号 西广盛

窑匠 和荣、和亮 长治人,施琉璃座一副

瓦匠 崔金梁、崔金凤 长治人,施银壶两

木匠 □□□

砌匠 陈中友 蒲州人

□四工 刘□雄 襄陵县人

雕刻 钱维尚 蒲州人

石匠 谷君宽 稷山人

铁笔 王以清 嘉鱼人

原庙基地,东至新置墓地,南至街心,西至街心,北至垣墙脚,有基地一尺五寸。

续置基地一段,东至毛墙脚□□基地,南至街心,西至原庙基地,北至垣墙脚,有基地一尺五寸。

旧众积粮食会余钱貳佰捌拾千貳佰伍拾叁文  
主持道人 顾礼法

襄阳县儒学廩善生萧应颢 撰文

肯飞龙乾隆肆拾年岁在乙未季秋月上浣穀旦

立

## 二、对碑文内容的讨论分析

就双沟镇的山西会馆的研究,可以有诸多的角度和层面,但是,以其诞生、发展和消亡的生命体轨迹为线索,紧紧围绕其特殊性和普遍性做进一步的分析,则不失为有效的方法论路径。

### 1. 双沟山西会馆的创建年代

从上述碑文中,我们尚未看到双沟镇山西会馆创建年代的确凿证据,不过,相关的、关联性旁证非常多。

其一,双沟镇山西会馆现存的碑刻,刻立于乾隆四十年,属于重修和扩建。按照一般的建筑重修情形,最短以 50 - 60 年为一个修葺周期,其存在的时间,至迟也当在康熙后期,抑或雍正、乾隆早期。

其二,关于该会馆的名称以“山陕关圣帝宫”出现,如此相沿的历史称谓,也属于“山陕庙”普遍化的前期阶段,而这一时间,据笔者考察,不会迟于康熙中后期;也就是说,我们业已发现,“山

西会馆”以“山陕庙”称谓的时间节点,大体在雍正朝前后。

其三,就活跃在双沟镇的山西商人的群体来看,到了乾隆三、四十年,汾州府的商人已经成为显赫的群体,也意味着,该地区的山西商人已经进入第二轮,抑或,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开始发生关系,而介休商人的典当、账局、布匹等行业的成熟,从反面说明,该会馆的早期阶段已经结束。

总之,从关联性地推断,双沟镇的山西会馆创建时间,至迟,不会晚于康熙朝中后期。

### 2. 双沟山西会馆的成熟和步入了机制化的阶段

最迟在乾隆四十年,双沟镇的山西会馆已进入成熟和步入了机制化的阶段,理由如下:

第一、双沟镇山西会馆乾隆四十年的捐款碑记中,大量地出现字号做为了捐款主体,一方面,是与早期阶段完全是个人名义捐款的情形不同——举凡乾隆朝前期的山西会馆,虽然会馆很早就创建,但是,在会馆的碑刻中,几乎没有一个字号出现;另一方面,共有 50 家字号捐款,而这些字号捐款中,不仅仅有汾州府商人,还有平阳府 13 家、潞安府 19 家、太原府 9 家,汾州与太原府占到总数的 26.5%,接近了三分天下的情形。充分说明,山西商人群体的发展,业已进入了晋中商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阶段,不再是单纯的平阳和泽潞商人显赫的晚明清初时期。尤其是这些字号属于晋中商人所习惯称谓的“南路”。甚至,汾州府、太原府的商人们非常清晰地加入到了自觉地建设“会馆机制”的行列中,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

第二,按照碑记,结合对明清山西商人的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稍作进一步的解析如下:

其一,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年间在襄阳双沟镇的商人群体,主要来自潞安府长治和长子县,平阳府曲沃和襄汾县,汾州府介休、太原府太谷和祁县,占襄阳双沟镇山西会馆乾隆四十年碑捐款商人字号的总数的 91%,占个人总数的 85%。

其二,在晚明前清时期,在两淮地区、河南、湖北,以及皖西北地区,山陕商人的确有愉快的合作阶段,在各地商人竞争最为激烈的省份如湖北、河南等地,山陕商人之间存在最强的联合关系<sup>[1]</sup>。明清河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对各地商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量的“山陕会馆”就出现在这一“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之内<sup>[2]</sup>。然

而,从双沟镇的碑记中,我们发现,陕西商人的比重非常有限,其分布也局限于渭河谷地和靠近山西的黄河岸边的韩城地区。所以,我们并不赞成没有附加前提的“山陕商人为一体”的泛滥主张。事实上,愈来愈多的历史资料,却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山陕商人合作的局限性,特别在合伙制机制、龙门账机制、标期机制等等方面,两者的距离非常远。抑或说,山陕商人的合作,充其量是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与陕西渭河谷地的商人有诸多的相似性。而乾隆之后崛起的晋中商人与陕西商人基本不属于“一个历史阶段”和“相同的历史时期”。换一句话说,晋中商人的商业思想较之晚明前清时期的“山陕商人”要先进的多。而所谓的“陕西商人”,甚至平阳、泽潞商人,则在金融的升级方面,几乎没有丝毫的表现。

其三,现在我们搜集有山西介休商人在襄樊枣阳县一家账局的《道光十年至二十五年的账册清单》,其中详实地记载了在该地区展开金融活动的情况,表明山西介休商人在该地区的行业性垄断。这从一个侧面佐证我们的看法。

其四,双沟镇山西会馆在双沟镇的具体位置在其东北角——依据该镇当时是“井”字型街巷,周长不足二里,以及乾隆四十年所新置地亩情况,完全可以做出判断。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有山门、看楼、献殿、大殿、配殿。尚有义地,在其东侧。

其五,乾隆中后期之后,尚有哪些变化,目前尚不清楚,有待新资料的出现。

3. 双沟山西会馆的消失

有资料表明,民国时期,双沟的山西会馆还作为当时的小学存在,虽然当时的山西商人已经开始撤离襄樊地区,但其会馆的运行尚属于正常阶段。到了抗战时期,山西商人基本撤离,山西会馆处于无人经营状态,破败严重。双沟山西会馆的整体性消失,是在解放后的六、七十年代,双沟镇几次遭受水灾,淹没在了河床下。因此,才有诸如碑记需要“出土”,才可以了解其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双沟镇的人们也基本不清楚了山西会馆在双沟镇的历史。或许,有一天,尚且还能再有相关碑记被挖出来,唯有如此,我们对双沟山西会馆的情况,才会知道的更多。

三、简单结论

双沟镇山西会馆属于河南南阳地区、湖北襄樊地区近百座(处、所)山西会馆中的一个,它在普遍性方面,也大体与以上地区的山西会馆相似,既属于乡镇性会馆,还兼有码头特征。双沟镇山西会馆的兴建年代,大体在晚明前清时期,最初是山陕商人合作创建,抑或,也可能是修葺关帝庙而逐渐获得所有权和所有权,但其扩张的时候,则采用购置土地的做法,这一时间节点,业已是乾隆中后期。双沟镇山西会馆的特殊性和特色性,并不在会馆本身,而在幸存了一通非常别致的碑铭,这一通碑记,给出了该地区山西会馆的具体营建的商人群体籍贯以及当时双沟镇山陕商人比例情况,这对于澄清了诸多方面的历史事实,非常难得。

参考文献:

[1] 王俊霞,曹宇明. 明清山陕商人相互关系探析[J]. 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6):38-42.  
[2] 王兴亚. 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6(2):1-8.

An Investigation on Shanxi Associations in Qing Dynasty in Shuanggou Town of Xiangyang

MENG Wei<sup>1</sup>, LIAO Jiannan<sup>2</sup>, LIAO Shengfeng<sup>3</sup>

1. School of Marxism,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China;

2.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639815;

3.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Businessman Museum, Beijing 100000, China

**Abstract:** Shuanggou, a town of Xiangyang, is an ancient town with typical historic culture of Shanxi merchants. Qianlong Shanxi Inscriptional Record which was unearthed in 2014 provided typical historic data for tracking the Shanxi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To some extent, it would also be helpful to know the developing path of Shanxi merchants in Qing Dynasty.

**Keywords:** Qing Dynasty; Shuanggou Town, Xiangyang; Shanxi Associations (责任编辑:陆 勇)